



袁加涛和父母翻看着以往拍的全家福。

“打洋工”九年 儿子春节回家了

“袁金福家的小儿子回国啦，据说媳妇儿四月也要回来，立马就结婚了呢！”“运气好啊，赚了钱还领回家媳妇了，能干！”腊月二十，袁加涛回到阔别九年的家乡后，街坊邻居们就四下传开，他从韩国带回了个中国媳妇儿。

在青州市何官镇南张楼村，像袁加涛这样远赴海外打工的务工人员并不少，村里有四千口人，出国务工的人数占了近八分之一。

文/片 本报记者 秦国玲

小儿子回来了 今年能拍新全家福了

腊月二十七，在青州市何官镇南张楼村，袁庆香正在家中打扫卫生。老伴袁金福拿着儿子从韩国带回来的香烟分给前来唠家常的街坊邻居。家里的唯一一张全家福，她擦了一遍又一遍，相片中的袁野、袁加涛两兄弟还是初中生的模样。“小儿子也终于回来了，今年的全家福终于可以重新拍了哦！”

袁加涛是袁庆香和袁金福的小儿子，1988年出生的他，在2008年通过正规出国中介到韩国务工，干建筑，而这之前，比他大三岁的哥哥袁野2007年在韩国落了脚，兄弟两个在韩国干着一样的活。一开始，兄弟两个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吃住都在一起，休息的时候也能一起逛逛。

但一年之后，兄弟俩就分开了，虽然都在韩国，但也是咫尺天涯。“两个人都放假了才会有时间约一下，找个地方见面，或者到我住的地方，一起蒸个馒头，炒个土豆丝、茄子，做个烤肉。”袁野告诉记者，在韩国经常吃米饭，只要俩人有时间聚在一起，就蒸馒头、烙饼。两个身高1.8米以上的小伙子，自己一点点地摸索着做饭，现在和面、擀皮、包饺子，样样都能拿得出手来。

在青州老家的袁庆香和袁金福，则是冷清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袁金福说，种植的6亩胡萝卜年景好的时候一年十来万没问题，但种地靠天吃饭，有时候价格低，一年也就能收支平衡。去年秋季碰上了冰雹，都赔本了。出国赚钱怎么也比在家里种地强！出去开了眼界还攒住了钱，等到了年纪就回来结婚。

阔别九年 把媳妇都带回来了

2013年，到了结婚年龄的哥哥袁野回到了南张楼村，回家之后娶妻生女，只剩弟弟袁加涛一人在韩国打拼。在兄弟二人离家打工的日子里，每年春节这个最隆重的节日，父母两人简单地吃个饺子，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接到兄弟两个打回家的平安电话。

九年的时间，这个袁加涛长大的院子，没有他的身影。韩国人主要过中秋节，春节的氛围不浓，思乡的中国人到了年三十晚上才会停工，然后十多个人聚在一起，包水饺过大年。休息两天，初三，他们就开始在工地上忙活了。

在韩国期间，袁加涛虚心向工友请教，与上司、工友相处融洽，韩国雇主、工友对南张楼村人另眼相看，工资待遇也高。

“在韩国最怕生病。”袁加涛告诉记者，“很多时候头疼脑热的就硬抗着，实在不行就吃点国内带去的药，很少有去医院的时候。主要是年轻，身体抗造，年纪大了怕是不行。”

现在农村小伙结婚是个头疼事，家里没有产业的小伙子，找一门亲事也很难。但在南张楼村，出国务工的年轻人格外吃香，往往回国一年，就结婚了。哥哥回国后，袁加涛认识了对象王秋莉，她老家在山东济宁，两人都在异国他乡，又都是山东人，袁加涛帅气阳刚，再加上性格爽朗，俩人很快走到了一起。王秋莉在一家会社工作，劳动强度不大，比起袁加涛的风里来雨里去，她的工作环境相对稳定。

提起王秋莉，袁庆香赞不绝口，“孩子很能干，很会疼人。四月就回国，然后结婚。”邻居打趣说，九年没回家，一回家就带媳妇来，你任务也完成了，就等着抱孙子看孩子吧。袁庆香听了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家门口机会多了 出国的少了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家盖楼房，四年投资办工厂。”这段南张楼村人的顺口溜，是出国务工人员的真实写照。对于南张楼村的村民来说，出国打工是件有面子的事。村里很多家庭利用“洋财”盖起了小洋楼，看到别人从国外打工回来，家里盖起了小楼，不少人也纷纷出国。在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都能见到南张楼村人的身影。近年来，南张楼村的打工者已经走向全球，成为全球的打工者。南张楼村人勤劳、朴实、敬业、热情、能吃苦，受到世界各国人的欢迎。

回国刚一周，袁加涛就在不停地考察项目，准备自己干点买卖。“九年的时间，家乡变化不小。”袁加涛告诉记者，他在韩国打工的公司管早饭和晚饭，住宿也负责。在韩国务工的九年，袁加涛给自己攒了不少“洋财”。在村里盖的楼房，袁加涛和哥哥袁野一人一套，都装修好了，只等着媳妇儿回国结婚就搬进去。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村里的人相信“出去一个人，富裕一个户”。南张楼村先后有500多人端起洋饭碗，到国外留学、读研、务工。他们赚钱之后，大部分回到村里，利用学到的知识和赚到的钱办起了机械厂、塑料厂、纺织厂等，进一步推动了南张楼村的发展。

不过目前已经出现变化，国内经济发展比较快，在家门口也能挣到不少钱，再加上汇率波动，还有生育二胎，很多村民都不再出去了。袁加涛说，离家近，赚钱再少日子也甜，自己孤身在外九年，打工生活也够啦，现在先把小日子过起来，钱再慢慢赚！

城里国外

一个“新市民”的济南大年
父亲在电话里
指导堂叔供奉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没有了老家年集上的叫卖声，没有了左邻右舍嗑着瓜子的拉呱，没有了年初一的磕头拜年，没有了一个家族的共同祭祀。从决定不回老家过年的那一刻起，其实年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更多的只是一个假期的代名词。即便如此，依然贴上红红的对联，除夕放上一挂满地红的鞭炮，初一早起床给爸妈磕头拜年，我们这个小家庭在济南尽力增添着节日的仪式感，寻找古老节日的情感。

父母很珍惜回老家的机会

济南，已经生活工作十年的城市。早年东奔西走地跑热线新闻，自认为对这个城市已经无比熟悉，甚至对许多偏僻的小道也比一些“老济南”熟悉。可是每当春节来临，熟悉的城市总会带给我陌生感，总会有一股冲动将我拉扯到百公里以外的小村庄。

决定不回新泰老家过年，更多的是一家人对生活的妥协。从小孩出生之后，母亲就一直在身边照顾孩子，基本上失去原有的生活圈子。去年，父亲也从老家来到济南，在一企业找了一个轻快的活儿干，可是过年不放假。全家人又担心老家太冷孩子生病，所以决定不回家过年。

“终于可以不用年前忙活，一过年就累得我腿疼，在济南过年轻快。”母亲半开玩笑地说道，充满着言不由衷，因为故乡有她的老姐妹等着拉呱。年纪大了，父亲母亲珍惜每一次回老家的机会，老家有着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

因为不回老家过年，父母放心不下老家的叔叔大爷，隔上几天就打电话问问过年的准备情况。此前过年，我家都要供奉祭祀。可是这次不回家，只能由我堂叔家供奉了。父亲在电话中指导堂弟供奉的事情，生怕漏了什么。

“年前别忘了给宅子贴副对联，除夕放上一挂炮仗。”父亲在电话中嘱咐着堂弟。

陪母亲赶城里的“集”

看着老人难以隐藏的落寞，我就想着尽量和老人一起忙忙年，冲淡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妈，您明天早起赶集叫我一声，我陪着您去，给您提提东西。”腊月二十八晚上，我临睡之前对母亲说道。因为母亲每天都早起赶集，只是为了能让一家人吃上新鲜的蔬菜。腊月二十九是年集的最后一天，母亲准备多采购些年货。

腊月二十九早晨6点多，母亲催促着我赶紧起床。一出门，我发现气温非常低，而且风很大。所谓年集，其实就是老东门商场前面停车场早晨的临时集市。母亲提着袋子在前面走，我默默地跟在后面。其实在老家过年，我也经常陪着母亲赶集，那时她的脚步是轻快的。

走进集市，母亲在每一摊点前都站站问问，转了一圈之后才开始购买。其实，小小的集市每个摊点的菜价几乎一样，但是一通讨价还价后，摊主也会让上三四毛。买上羊肉和牛肉，买上蒜薹西红柿，转了一圈，手上已经感觉到重量。

“差不多了，家里东西准备了不少，就这些吧。”母亲站在集头看了看手里的东西，感觉没有东西可买了。

前年回老家过年，一个年集，老人能赶三四趟，每趟买的东西并不多。走进集市，她几乎认识里面所有的人，尽管大半年不回来，都是热切的招呼声。母亲见到熟人也是非常热情，一边走着一边聊着在济南的生活。旁边多是羡慕，老人则说没有老家有意思。

老家的年集，是乡情碰撞的地方。一言一语，都是故人真心的问候。

